



中華大藏經  
總目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 中華大藏經總目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藏經總目/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ISBN 7-101-03775-5

I.中… II.中… III.大藏經-專題目錄 IV.Z88:B9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03732 號

責任編輯:李森

中華大藏經總目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65<sup>1</sup>/<sub>4</sub> 印張·1288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0 冊 定價:300.00 元

ISBN 7-101-03775-5/B·369

## 序

任繼愈

一九八二年，在北京召開了規模空前的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集中全國有關專家學者共商古籍整理出版大計。會議在京西賓館一連開了好幾天。這是以國家名義召開的，向全國、全世界宣布「四人幫」被粉碎後，告別極左思潮，中國政府重視古代文化，有計劃、有步驟地以科學方法清理中國古籍的大會。與會者進一步加深了印象：我國古籍之豐富，學科門類之廣泛齊全，為世界所僅見，是世界文化寶庫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古籍規劃討論中，對流傳在社會上的經史子集都作出近期、遠期的整理出版規劃，人力物力都做了安排。在開會期間，我發現大會議題沒有把佛教大藏經考慮進去，便於當天寫了一份《中華大藏經》整理出版建議提交給大會。大會認為整理、研究佛教典籍，不只是佛教信奉者們的事，也是全國人民共同的文化事業；況且佛教、道教典籍卷帙浩繁，亟待整理，便立刻採納了這個建議，把佛教、道教古籍整理工作列入國家規劃。《中華大藏經》整理出版工程從一九八二年正式啓動。

大會委託我負全責。我會同幾個學生，先做普查版本的基礎工作。最初只有五個人，隨着工作的開展，人員逐步增加。對外聯繫原來叫做編輯小組，李一氓同志說，叫做「組」，名稱與實際不相符，叫做「編輯局」為好。這個「局」並不是一個行政實體，只是個「假名」，十幾年來連個公章也未刻。因當時我擔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所以國家劃撥經費、財務收支均由世界宗教研究所財會人員代管，中華書局負責印刷、出版。一九八七年，我調到北京圖書館（現稱國家圖書館），這個「編輯局」的工作地點又集中到北京圖書館，直到全書完成。

有了國家財力的支援，要編出一部既能滿足佛教信奉者供奉誦的需要，又要供全國各界人士用來閱讀、研究的可信的文獻資料，就要超越古人以某學派、宗派為尊的宗派成見，要盡力避免已出版的十幾種大藏經的印刷造成的差錯，還要吸取過去已有佛教大藏經的特點，不抱成見，亦不盲目崇古，使其成為一部符合時代要求、反映時代面貌的佛教全書。

在編書之前，我們先在國內外進行普查，了解大藏經在國內外現存的狀況及版本情況。還通過海外各界友

好人士，及我國出國訪問、進修學者，了解佛經流散在海外的情况。經過普查，並對照各主要版本進行比較，從第一部雕版大藏經《開寶藏》開始，直到清代的大藏經及民國以後鉛字排印的大藏經（包括世俗典籍經、史、子、集）。我們認為所謂善本的「善」，並不在於它的完美無缺，而在於它反映了該書的時代特點。世上沒有盡善盡美的「善本」。從雕版佛經開始，至今已有一千餘年歷史，選任何一種為主，都不能代表佛教在中國的真实面貌。經過反復比較，最後選定山西《趙城金藏》為基礎（原稱為底本，後認為不太準確），與另外八種不同時代的大藏經逐字逐句對勘，發現文字歧異時，只指出它們的異同，而不判斷其是非。這樣，一編在手，等於同時擁用九種大藏經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是歷代漢文大藏經衆多版本中最具時代特色的一種新版本。全體編輯者相信，我們為保存祖國文化遺產，為推進新時代文化建設盡了一份心力。

### 一、現存漢傳大藏經概況

根據現有資料，漢傳大藏經大約有下述三種情况：

（一）唐代以前的寫本藏經。唐寫本藏經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曾有過不同的形態，所收經籍數目也不一致，基本上可用「會昌廢佛」後通行全國的《開元釋教錄》作代表，共入藏一〇七六部，五〇四八卷，千字文編次由「天」字至「英」字四八〇帙。

（二）宋代以後的木版雕印本，根據現在掌握的資料，共有二十種不同版本。其中散失殆盡，基本不存者四種——《開寶藏》、大字本《遼藏》、小字本《遼藏》、《元代官刻大藏經》。現存的十六種中，國內版本十二種，國外版本四種。其中國內版本為：

一、《崇寧藏》 一〇八〇——一一〇四年刻造，全藏五八〇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號字，入經一一四〇部，六一〇八卷。國內存有零本。

二、《毗盧藏》 一一一二——一一五一年刻造，全藏五九五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頗字，入經一四五一部，六一三二卷。國內存有零本。

三、《思溪藏》 又稱《圓覺藏》，北宋末年刻造，一一三二年完成，全藏五四八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合字，入經一四三五部，五四八〇卷。其後照原版式擴充補雕，全藏達五九九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最字，入經一四五九部，五九四〇卷，改稱《資福藏》。國家圖書館藏五三〇〇餘卷，其中雜有若干《磧砂藏》本及日本抄補本。

四、《趙城藏》 一一四九——一一七三年刻造，全藏六八二帙，千字文編次天字至幾字，入經一六〇〇餘部，共六九八〇卷，現存五六〇〇餘卷。國家圖書館及西藏薩伽北寺藏，但其中雜有明代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及清代雍正九至十一年（一七三一——一七三三）根據明永樂南藏本抄補的二〇〇餘卷在內。

五、《磧砂藏》 約在一二二五——一三二二年刻造，全藏五九一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煩字，入經一五三二部，六三六二卷。陝西、山西及國家圖書館均有存，但都略有殘缺。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時，曾據陝西所藏本影印過五〇〇部，缺佚者以資福、普寧、永樂南藏及陸道源本、亦黑迷失本等補入。影印本共六〇函，五九三冊（經文五九函五九一冊，目錄一函二冊），約較原大縮小二分之一；但仍缺十餘卷。近年來，《磧砂藏》缺佚的經卷又有所發現。

六、《普寧藏》 一二七七——一二七九年刻造，全藏五五八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感字，入經一四三〇部，六〇〇四卷，此後又補入約字函七部六卷，加上武字至遵字號遺失目錄的秘密部經軌二八函，共五八七函，近一五〇〇部，六〇〇〇餘卷。雲南、山西、江蘇等省均有存。

七、《洪武南藏》 一三七二——一三九八年刻造，全藏六七八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魚字，入經一六〇〇部，七〇〇〇餘卷。此藏在一四〇八年版片被焚，印本僅存一部，略有殘缺，並雜有部分坊刻本及抄補本在內。現藏四川。

八、《永樂南藏》 約一四〇八年後至一四一九年刻造，全藏六三六函，入經一六一〇部，六三三一卷。全國現存者很多，僅北京地區估計即在五部以上。

九、《永樂北藏》 一四二一——一四四〇年刻造，全藏六九三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史字，入經一六六二部，六九三〇卷。全國各圖書館、佛教寺院現存者較多，北京地區估計在十部以上。

十、《徑山藏》 又稱《嘉興藏》，一五八九——一六七六年刻造，全藏分爲「正藏」二一〇函，用千字文編次，係永樂北藏的覆刻本；「續藏」九〇函，收入藏外典籍二四八種，約三八〇〇卷；「又續藏」四十三函，續收藏外典籍三八〇〇種，約一八〇〇卷，總計爲三四三函，二〇九〇部，一二六〇〇餘卷。北京、雲南、浙江存有全藏近八部。

十一、《清藏》 一七三五——一七三八年刻造，全藏七二四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機字，入經一六六九部，七一六八卷。經版現存，全藏印本所存者亦多，一九三五年還印刷過二十二部，北京地區大約有五至十部。近年曾修復重印。

十二、《毗陵藏》 二十世紀初由江蘇常州天寧寺配合金陵刻經處刻造，依據《清藏》重刻，但版式改爲方冊本。收經數目亦較《清藏》有所增加。國外雕版本爲：

一、《高麗藏》 共刻造過二次，初刻本傳世稀少，版片被焚毀；再刻本係一二三六——一二五一年刻造，版片現存。全藏六三九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洞字，入經一六二四部，六五五八卷。

二、《天海藏》 一六三七——一六四八年刻造的活字版，據元代《普寧藏》而有所增減。全藏六六五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稅字，入經一四五三部，六三二三卷。

三、《黃檗藏》 一六六九——一六七八年刻造，係以嘉興藏正藏爲底本而有所增補。全藏七三四函，入經一六一八部，七三三四卷。版片現存。

(三) 漢文大藏經的排印版本，共有六種，國內二種，國外四種。國內版本：

一、《頻伽藏》 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排印，全藏四〇函，千字文編次天字至霜字，入經一九一六部，八四一六卷，四一四冊（目錄一冊）。係以日本《弘教藏》爲底本而略有變動。

二、《普慧藏》 一九四三年編印未完的一部漢文大藏經，原計劃以匯集南傳北傳諸經論，校正前代印本之漏誤，改訂翻譯名義之異同，廣事搜集各藏以前之遺佚爲目的；經過數年經營，只印出一〇〇冊，內容有

其它各藏未曾收入的部分經、論、疏釋及日譯本轉譯的南傳大藏經中部分典籍。這是一部未曾編纂完畢的大藏經，發行面不廣。印出的存書在六〇——七〇年代被毀棄。近年有重印。

國外排印本：

一、《弘教藏》 一八八〇——一八八五年編印，全藏四〇函，千字文編次天宇至霜字，共四一八冊，入經一九一六部，八五三八卷。

二、《卍字藏》 一九〇二——一九〇五年編印，據《黃檗藏》校排，共三十七函（目錄及索引各一函），三五七冊，入經一六二二部，六九九〇卷。印就後不久，即失火被焚，流傳甚少。

三、《卍續藏》 一九〇五——一九一二年編印，爲《卍字藏》的續編，內容係廣泛收羅中國及日本所存歷代未曾入藏的佛教典籍匯編成書，曾受到金陵刻經處楊仁山及國內各大寺院和其它佛教居士們的大力支援。全藏入經一六五九部，七一四三卷，共一五一函，七五一冊（目錄一函一冊）。印就之後，存書和《卍字藏》所存者一同被焚。民國初年商務印書館曾影印過五〇〇部發行。其後日本編輯重排爲《新纂卍續藏》。

四、《大正藏》 一九二四——一九三四年編印。全藏共一〇〇冊，正藏五五冊，續藏三〇冊，別卷一五冊（圖像一二冊，總目錄三冊）。正藏入經二二三六部，九〇〇六卷，除傳統入藏諸經、律、論、法之外，包括部分遺佚經論在內，續藏第五十六——八十四冊，爲日本佛教徒有關經疏、論疏及各宗派的著述；第八十五冊收入南北朝及唐代古逸經和疑偽經及疏釋等一八九種。

縱觀以上三種情況，歷來入藏的基本經籍最少爲一〇〇〇種左右（包括房山石經的九六〇餘種在內），最多者爲二二〇〇餘種，平均數約在一六〇〇種左右。這是宋元明清各藏入經的基本數目，加上各藏特有的經籍，計《房山石經》約七〇餘種，《嘉興藏》五〇〇餘種，《頻伽藏》三〇〇餘種，《大正藏》六〇〇餘種（包括第八五冊的古逸疑偽諸經在內），《續藏》一六〇〇餘種，其它各藏特有的少數經卷等，共約三〇〇〇餘種，除去重複，約二五〇〇種左右，加上傳統入藏的基本數目一六〇〇餘種，現存漢文佛教經籍總數約四一〇〇餘種（二十二種大藏經通檢總數爲四一七五種）。

佛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與儒、道並尊的三大宗教的一個重要流派。我們有必要編纂一部新的大藏經，所收



佛典理應概括全面。採用影印辦法，既可避免排字造成新的差錯（日本《大正藏》即是前車之鑒），又可以保存善本古籍原貌；省去了繁重的排字校對的過程，還能大大縮短印刷時間。基於上述考慮，我們決定採用現存最有文物價值的《趙城金藏》為基礎，所缺佚者以《高麗藏》等歷代藏經補入。

## 二、關於趙城金藏的刻印和流傳

《趙城金藏》是我國金代（一一一五——一二三四）民間募資雕刻的佛藏。全書採用千字文編號次序，自「天」字起至「幾」字止。計六八二帙，每帙基本為一〇卷，或略有增減。全藏計六九八〇卷。卷軸裝幀，每軸由若干版粘合成卷。絕大部分版式為每版刻二十三行，行十四字，有上下欄單綫。版頭刻經名、卷次、版次和千字文編號小字一行，遵循我國第一部木版雕印《開寶大藏經》的模式。部分經卷尚留有「開寶」、「咸平」、「天聖」、「紹聖」等北宋年代的題記等，也還雜有少數其他版本的痕迹。也有少數卷帙改為每行十五字、十六字的。與山西應縣木塔中發現的十二卷《遼藏》相較，有一致處，或為《遼藏》版本的覆刻。

《趙城金藏》不僅保留了散失殆盡的《開寶藏》和《遼藏》覆刻的原貌，還有少數卷帙為遼代坊刻本，為研究木刻雕版提供了可貴的參考資料。

《趙城金藏》的刻造地並不在山西趙城，而是在山西的解州（今晉南地區解縣）西十公里的靜林山天寧寺。這部大藏的全名應叫做《解州金藏》更符合實際。由於這部金藏首先在趙城被發現，又由於元世祖忽必烈中統年間（一一二六〇——一二六四）在燕京印成後，將散頁運到趙城，由龐家經坊粘合裝裱成卷，並在每卷加上廣勝寺刊印的「釋迦說法圖」一幅。因此命名為《趙城金藏》，沿用至今，也算事出有因。

這樣一部在佛教大藏經中卷帙很多的藏經決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從經尾題跋中可以見到最早為金熙宗完顏亶皇統九年（一一四九年，相當於南宋高宗趙構紹興十九年），最遲為金世宗完顏雍大定十三年（一一七三年，相當於南宋孝宗乾道九年）。還在經卷題記中發現有海陵王完顏亮天德三年（一一五一年，相當於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貞元元年、三年，正隆二年、三年等年號。但未發現刻經人的姓名。《金史紀事本末》卷三十，李有棠

引舊文及《日下舊聞考》卷一五五存疑引《析津志》弘法寺條有「大定十八年（一一七八）潞州崔進女法珍，印經一藏進於朝，命聖安寺設壇爲法珍受戒爲比丘尼。二十三年（一一八三）賜紫衣爲弘教大師，明昌四年（一一九三年，相當於南宋光宗趙惇紹熙四年）立碑石，秘書丞兼翰林修撰趙沨記，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篆額」。《永樂大典》卷四六五〇記載：「弘法在舊城。金大定十八年（一一七八）潞州崔進女法珍印經一藏進於朝。命聖安寺設壇爲法珍受戒爲比丘尼。二十一年（一一八一）以經版達於京師。二十三年（一一八三）賜紫衣爲弘教大師，以弘法寺收貯經版及弘法寺兩地與之。明昌四年（一一九三）立碑石，秘書丞兼翰林侍講學士党懷英篆額。」趙沨碑已不存，但碑文仍在。一九九二年，中國國家圖書館研究員李際寧整理《磧砂藏》時，發現鮑善恢補刊經版卷尾的「題記」中有《敕賜弘教大師雕藏經版院記》：

「潞州長子縣崔進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歲斷臂出家。嘗發誓願雕造藏經，垂三十年，方克有成。大定十有八年（一一七八），始印經一藏，進於朝。奉教旨，令左右街十大寺僧，香花迎經，於大聖安寺安置。既而宣法珍，見於宮中尼寺，賜坐設齋。法珍奏言：『臣所印藏經，已蒙聖恩安置名刹，所造經板亦願上進，庶得流佈聖教，仰報國恩。』奉詔許之，乃命聖安寺爲法珍建壇，落髮受具，爲比丘尼。仍賜錢千萬，洎內閣，賜五百萬，起運經板。至二十一年（一一八一）進到京師。其所進經板凡一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三，計陸千九百八十爲卷。上命有司選通經沙門導遵等五人校正。至二十三年（一一八三），賜法珍紫衣，號弘教大師。其導遵等亦賜紫衣德號。其同心協力雕經版楊惠温等七十二人，並給戒牒，許禮弘教大師爲師。仍置經板於大昊天寺，遂流通焉。噫哉！眷遇之隆，古未有也。（中略）今弘教大師備修苦行，以刊鏤藏板爲本願。於是協力助緣劉法善等五十餘人，（中略）助修經板勝事，始終三十年之久方得成就。嗚呼，可爲難也哉！（後略）」

趙沨碑亡於明中期，此碑文不期於明初鮑善恢的《磧砂藏》題記中發現。《日下舊聞考》、《金史紀事本末》、《析津志》、《永樂大典·順天府》等書均以趙沨碑爲基礎，輾轉引述。此前，蔣唯心、童瑋均對《趙城金藏》進行了有益的介紹。

金藏雕版完成後，印刷傳佈情況未見記載。見諸文字的，有大定十八年（一一七八）崔法珍一部，大定二十九

年(一一八九)普昭寺昭公本二部,金大安元年(一二〇九)興國院本一部,天寧寺本一部(年代不詳),元憲宗蒙哥六年(一二五六)大寶積寺本一部(燕京南盧龍坊張從祿施印),元世祖忽必烈中統年間(一二六〇——一二六四)廣勝寺本一部,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間(一二六四——一二九四)印送外國三十六部。《趙城金藏》刻成後,百餘年間有記錄的印刷發行的只見到以上四十三部。目前尚存的只有廣勝寺本四八一三卷,大寶積寺本約五四〇卷,興國院本及天寧寺本各十餘卷,共五三八〇餘卷,國內已難以湊成完整的一套,流散到日本還有一些殘本。

元代以後,金藏原版曾有過兩次補雕。第一次在元代窩闊台執政時期(一二二九——一二四二),由中書省耶律楚材請設「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其《湛然文集》卷十四有詩云:「十年天下滿兵埃,可惜金文半劫灰。欲剖微塵出經卷,隨緣須動世間財。」元代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大都道者山雲峰禪寺住持如意禪師祥近《至元辨偽錄》卷四:「大元啓祚,睽意法門。太祖明詔首班,弘護茲道。太宗則試經造寺,雕補藏經。」木版易朽,且經戰亂,此次雕補版片約占全藏的四分之一。有雕補年月的有五處,我們《中華大藏經》中所據《趙城金藏》本均有記載。集資贊助者有政府官員,有寺院住持僧人,也有民間男女信徒。

元太宗補版《趙城金藏》前數年,南宋朝私版《磧砂藏》在吳縣延聖院刻成。宋理宗端平元年(一二三四)編定目錄(天字至合字共五四八函)。二十四年後,寶祐六年(一二五八)延聖院失火,經版被毀。元大德元年(一二九七),松江府僧錄管主八主持補刻磧砂經版,共千餘卷。增入「濟」字至「感」字,增收《宗鏡錄》一〇〇卷一〇函。元大德十年至十一年(一三〇六——一三〇七)增入從大都弘法寺中選出南方版本藏經中所缺的密宗經典八十七種二八二卷。

元代武宗到明代神宗的近三百年間,廣勝寺迭經興廢,藏經頗有散失。中間曾經抄補。明清易代,又有散失。清雍正年間寺內開展過一次抄補缺卷工作。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蔣唯心住寺調查時,此類抄本尚存二〇七卷,現在此類補抄本已損失過半。此補抄本以寺內所藏《永樂南藏》為底本,故千字文編號與《趙城金藏》不同,間有誤抄處。

一九三二年《趙城金藏》被發現後,附近村民進寺游覽,信手取走,用來糊窗補壁,也有保存一兩卷用以辟邪祈福。范成在寺院整理經卷時曾勸說村民送還,並出資購回約二百餘卷。其後外地古舊書商聞訊,不斷派人前

往收購，倒賣圖利。抗日戰爭前，北京圖書館曾購得一九二卷。其它圖書館、博物館、私人藏書家也有從書肆購藏的。全國解放後，個人收藏的零星經卷捐獻給北京圖書館收藏，張筱衡、周叔弢、徐森玉、周一良、賈敬顏等人捐贈共一五九卷。分散收藏在上海圖書館、山西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博物館、山西省博物館、廣西博物館、趙城廣勝寺、太原崇善寺、臺北中央研究院等各機關三十三卷。蔣唯心調查時這些經卷中的一部分尚在，後來才流散出去，另有一部分是早已散失的。

一九三一年，朱慶瀾、葉恭綽等人發起，將陝西省開元寺和卧龍寺所藏之宋元刊本《磧砂藏》影印流通。由比丘范成負責調查各寺廟中所藏古本佛經中可補磧砂本缺佚卷冊者。一九三二年夏，范成在西安遇一老僧性空從山西五台山歸來，向范成提起山西趙城縣廣勝寺有四大書櫥古本藏經，為卷軸裝幀。范成根據這一重要資訊，隨即赴山西趙城縣，至洪洞千佛寺即發現一〇卷，到達廣勝寺後，與帶去的《大藏聖教法寶標目》逐一核對。范成在廣勝寺發現古本藏經後，即電告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稱趙城古本藏經中發現未經傳世的「經」、「論」、「疏解」、「雜著」等四十六種。後由徐鴻寶赴廣勝寺商洽，將這四十六種金藏特有的孤本典籍運至北京、上海拍照，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間，由北京圖書館、三時學會和「影印宋版藏經會」分別編成《宋藏遺珍》。另有保存完好的《楞嚴經》一〇卷，與通行本對校，勘出百餘字的異同。照原樣影印四〇〇部，仿原來裝幀出版。可惜此書原本現已缺卷二、卷三、卷八，這個複製本也成了珍本。

一九三二年秋，南京歐陽竟無主持的支那內學院將趙城古藏經零本勘定為金元故物。為了查清實況，遂派蔣唯心前往山西趙城廣勝寺做進一步考察。蔣唯心住在廣勝寺內，逐卷檢核，判定和區分興國院本和元代初年弘法寺補雕本，旁及明萬曆、清雍正兩次補抄的情況，並考證金藏雕印始末，對照高麗大藏經目錄，參考《至元法寶勘同總錄》，編定了《趙城金藏》簡目。他的介紹文章一九三四年出版單行本。蔣唯心是向海內外全面介紹《趙城金藏》的第一人。他的考察報告引起了全國專家的注意，也引起了日本學者的注意，後來侵華日軍也把它列為文物掠奪的對象。

## 三、趙城金藏的搶救和修復

## (一) 搶救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山西廣勝寺上寺彌陀殿的十二個藏經櫃共貯有藏經三部半，計有：①金刻卷軸裝大藏經一部；②明初刻印《永樂藏》一部；③影宋本《磧砂藏》一部。此外還有清刻《龍藏》，不全，只能算半部。

一九三九年七月，日本侵略軍侵佔山西省雁北。廣聖寺力空和尚為防止日寇掠奪，即將《趙城金藏》五千多卷磚砌封存在廣勝寺上寺飛虹塔內。中國人民深知，日本侵略軍除燒殺掠奪財物外，還有計劃地掠奪中國文物。以《楓橋夜泊》聞名世界的蘇州寒山寺鐘即被日軍劫走，該鐘至今下落不明。文物古籍也被他們視作掠奪的獵物。當時廣勝寺西十五公里處的明蓋村有一個日軍據點，駐一個小隊；西南面同蒲鐵路沿綫有敵碉堡五六處；西南十五公里洪洞縣駐日軍一個大隊；正南七公里的蘇堡鎮駐日軍一個小隊；南面的日軍已逼近廣勝寺二公里處山下的道覺村。除通往抗日根據地的寺東北方向外，三面均有敵人。一九四二年春天傳出消息，駐佔趙城道覺村的日軍要來搶取廣勝寺的《趙城金藏》。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由八路軍與地方武裝把全部經卷安全轉移出去。日軍率部來搶奪時，遲了一步。

《趙城金藏》轉移到亢驛後，存放在機關院內。本來計劃轉運到沁源縣太岳區駐地保存，未及運走，日寇發動了「五一」大掃蕩。八路軍帶着經卷，馬馱人揹，與敵人周旋於崇山峻嶺之間。反掃蕩結束後，才把經卷送到沁源縣太岳行署。

當時日寇騷擾頻繁，沁源縣也不是絕對安全的地方，遂由太岳區主任牛培琮派人把經卷運到山勢險峻的綿山縣，藏在一座廢棄的煤礦內，指定專人負責保管，每年前往查看，搬出晾曬。但由於礦洞內滲水潮濕，部分經卷受潮發霉，粘連成塊，無法打開。

抗戰勝利後，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決定將《趙城金藏》交給北方大學保存。經卷運到後，正值北方大學西遷，經卷運到涉縣溫村，存放在一所天主教堂內，由北方大學校長范文瀾派張文教負責前往看管。張文教接管後，把經

卷由溫村搬到長樂村一個通風乾燥的小閣樓上保存，未再轉移。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後，經華北局書記薄一波批准，電令太行行署將《趙城金藏》運到北平，交北京圖書館（即今天的國家圖書館）收藏，共有四三〇〇卷，又有九大包。《人民日報》於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發佈了《趙城金藏》運抵北平的消息。

#### (二) 修復

北京圖書館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邀請文化教育界專家多人舉行展覽座談，並會商修復和保存的辦法。北京圖書館趙萬里介紹「《趙城金藏》的源流和價值」，張文教報告守護和護送的經過，范文瀾介紹共產黨重視文化遺產的政策。晁哲甫建議北京圖書館制定修復計劃，請政府撥給修復專款。會後北京大學向達教授撰寫《記〈趙城金藏〉的歸來》一文，發表在五月二十三日的《人民日報》上。

《趙城金藏》入藏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由館內修整組負責揭裱。文物版本專家鄭振鐸、齊燕銘多次來北圖視察修整情況。有的經卷因受潮、擠壓，結成紙棒，修整難度極大，進展緩慢。最後由韓占魁等四位裝裱書畫的高手承擔下來，採取特殊工藝手段，經過十七年努力，終於把這部稀世瑰寶修整完畢，可供閱讀。

#### 四、《中華大藏經》不同於歷代刊行的大藏經

漢文大藏經以其篇幅宏大、版本衆多、歷時久遠聞名於世。雕版印刷術以前，佛經傳播靠手寫流傳。南北朝時北方已有摩崖石刻佛經，刻鑿在岩石上，與造像祈福同一目的。隋代已開始用石板刻經，那是爲了保存佛教經典，以防止兵燹戰亂的破壞。刻在石板上，每塊石板重達百斤，利於保存，但不便閱讀。十世紀，北宋開寶年間開始以木版印藏經，世界上第一部雕版大藏經問世，世稱《開寶藏》。後來歷遼、金、元、明、清都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雕造藏經。現存公私家刊印的「大藏經」達二十種之多。辛亥革命後，還出版過鉛字排印的兩種「大藏經」——《頻伽藏》和《普慧藏》。在國外，漢文版藏經有《高麗藏》、《黃檗藏》、《弘教藏》、《卍續藏》、《大正藏》等。縱觀國內外已出版的各種「大藏經」，都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今天看來都不算理想的版本。

爲了避免過去各種大藏經的缺點，我們編印的《中華大藏經》力求做到版本要「精」，內容要「全」。我們慎重考慮，選用了八種有代表性的不同版本的大藏經，以《趙城金藏》爲基礎，進行對校。

《趙城金藏》是北宋《開寶藏》覆刻本，裝幀、版式保有《開寶藏》的特點，在《開寶藏》散失殆盡的情況下，不論在版本方面、校勘方面，它都有無可比擬的價值。

國內現有藏經中未經傳世的孤本還有《房山雲居寺石經》、《遼藏》（又稱契丹藏，用名不妥，因爲它用漢文而不是契丹文）、《元代官刻大藏經》、《洪武南藏》。這幾種大藏經多爲《磧砂藏》和《永樂南藏》的覆刻本，所收典籍均少於《趙城金藏》，不宜用作基本參校本。《趙城金藏》收錄佛典近七〇〇〇卷，現存五三八〇餘卷，雖有缺佚，但可用《高麗藏》補入。《高麗藏》與《趙城金藏》同屬《開寶藏》系統的覆刻本，版式基本一致，用《高麗藏》補《趙城金藏》自然協調，便於操作。

《中華大藏經》的校勘方式亦與過去有所不同。《中華大藏經》編輯者申明以《趙城金藏》爲基礎而不說以《趙城金藏》爲底本，是經過考慮的。

《趙城金藏》長期存放在礦洞中，有的經卷水濕、霉變，字迹有殘損、有漫漶。在搶救搬運中，卷帙有破損。雖經過北京圖書館的精心修整，基本恢復舊貌，但有些經卷水浸後有霉點，原件可以辨認，照相製版後即不够清晰。我們還要在底片上除去霉點。有殘缺不全的字，確定爲某字的，如「菩薩」有缺損一半的，即用《趙城金藏》中相同的字剪貼補足。經卷中遇到一行半行或一版半版漫漶不清的也用此法補足。遇到整卷缺佚的，即用《高麗藏》補，並在該卷校勘記中說明。按照傳統校勘義例，雖經過編輯人員慎重加工，《趙城金藏》已不能稱爲底本，而只能說是以它爲基礎。《中華大藏經》成爲中國衆多版本大藏經之後的另一種新版本，字迹清晰，既可供佛教信徒詠誦，又可爲研究提供可信的原始資料。

《中華大藏經》以《趙城藏》爲基礎，與另外八種版本的大藏經對勘。這八種版本是《房山雲居寺石經》、《資福藏》、《影宋磧砂藏》、《普寧藏》、《永樂南藏》、《徑山藏》、《清藏》、《高麗藏》，九種藏經逐句校對，只勘出各種版本文字的不同，不加案斷。

我們校勘的目的，不在於勘誤訂正，而在於會同比較。因爲我們長期整理中國古籍的經驗表明，不同版本出

現的文句異同，多半不涉及義理，古籍版本出現文字異同各有道理（當然也有明顯錯誤的），如果一定要由編者決定取捨，難免失之武斷，徒耗人力，並不科學。

還應指出，每一種善本的特殊價值並不真正由於它的至美至善，而在於它體現了各自時代的某些特徵。這些特徵是別的版本不能代替的。如《房山雲居寺石經》可謂善本，其中石刻佛經體現了《遼藏》的風貌。但也發現有的刻工爲了貪圖省工，出現了許多與上下文不相連屬的「一」字。從一般校勘原理看，這些「一」字與形、音、義的錯簡毫無關係，只是由於刻工按版計酬，爲了省力，又能占滿版面，才出現了不應出現的許多「一」字。漢字中只有「一」字筆畫最少，刻起來省力，用來充字數最方便。像這類缺點，瑕不掩瑜，並不能動搖《房山雲居寺石經》版本價值的歷史地位，這裏只是說明中國過去雕印的衆多版本的大藏經沒有一種是盡善盡美的。《中華大藏經》爲讀者提供一個會同諸本的機會，標出異同，不作案斷，正是極端負責精神，尊重讀者、研究者的判斷能力。一卷在手，等於同時擁有九種版本的大藏經，爲研究者提供了空前的方便，這是《中華大藏經》出版以前任何圖書館都無法辦到的。

《中華大藏經》上編完成後，我們編輯者已準備編輯「下編」。「下編」將包括歷代無千字文帙號部分與新編入藏部分，重點放在過去未入藏的佛典文獻，以及逸散在前代大藏經之外，以及近百年新出的佛教文獻，它包括：

- (一) 近代由梵文、巴利文、藏文、蒙文等各種文字譯爲漢文的佛教典籍；
- (二) 敦煌藏經洞保存的大量佛教典籍；
- (三) 正史、地方志、叢書、類書、個人文集中保存的有價值的佛教資料；
- (四) 與佛教有關的金石資料；
- (五) 近現代的佛教著作與有價值的資料等。

下編完成後與上編並立，爲我國儲備一套完整的佛教文獻資料，《中華大藏經》將成爲名副其實的一套漢文佛教全書。值得欣慰的是，在國家支持下，《中華大藏經》下編工作已於二〇〇二年四月開始啓動。因爲我們已有了編輯「上編」的經驗，可以比「上編」較快地出版問世。

## 五、《中華大藏經》的完成

《中華大藏經》在國家大力支持下，一九八二年開始編輯，一九八六年初，已出版到第十五冊時，古籍整理出



版規劃小組負責人李一氓同志給薄一波同志寫了一封信：

一波同志：

金朝所刻佛經，原藏趙城廣勝寺，是極為珍貴的佛教典籍和歷史文物。抗日戰爭時期，日寇意圖掠奪，當時由您和陳賡同志命令所屬，於敵偽碉堡叢之間，奮勇搶運至安全地帶。全國解放後，由中央人民政府撥交北京圖書館保存。嗣後北京圖書館用十七年時間精心整理，燦然恢復舊觀。一九八二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委託任繼愈同志主持，即《趙城金藏》基礎編成《中華大藏經》，共約七千卷，將分裝二百二十冊，由中華書局出版。現已出十五冊，特檢送第一冊藉留紀念。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

李一氓同志的這封信，簡單地敘述了《中華大藏經》的編輯、出版經過及今後的打算。當上編一〇六冊接近完成時，我曾給李一氓同志寫信，說明「上編」完成在即，請求仍由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支持繼續完成「下編」。可惜他已生病住院，身體精力都不能執筆寫字，由他的助手代寫了一封回信：

繼愈同志：

四月底以後，復多為心臟病糾纏，精神不佳。我意以專力完成《大藏經》正編及目錄，此項工程已經是了不起，如能完成，當可告無罪於天下。至於續編及近代檢索裝備，只能留及後人。特此致函，略述微意，並請見宥為荷。

即頌

撰安

李一氓

五月卅一日

收到信不久，李一氓同志與世長辭，生前未能看到這部《大藏經》上編完成。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支持，這部《中華大藏經》只能以《趙城金藏》的原始面貌沉睡在善本書庫內，無從會同八種不同版本呈現在世人面前，更無從為建設新文化積累資料添磚加瓦。